

歷前選錄

章

習

誦

誦

文風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樂章習誦

定價國幣一二〇元正

(外埠酌加郵費)

編選者 盧 前

發行者 鄒 傑 夫

印行者 文 風 書 局

總局：重慶中一路二〇〇號

分局：貴陽中華路四二〇號

樂章習誦敘

敘曰，彥和有言，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詩樂之效，遠肇唐虞。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八音和諧，無相奪倫。蓋興詩成樂，未可躐進。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者，非徒詩也。是詩故樂章之祖，而風雅頌得體之正。自漢設樂府，並茂聲文，不廢齊梁，至于詞曲，宋元明清，各有專至。廣博易良，溫柔敦厚，互助表裏，罔得違離。懿歟盛哉。在昔樂列六藝，士所通習。既文人不善謳歌，視爲樂工之事，樂工復不解文辭，徒附古齒之音。於是淫靡粗鄙，古旨盡失，以言詩樂，不絕如縷，識者怒然憂焉。前膺都聘，頃來八閩典樂教，始初立樂章組，將使諸生合治詩樂，重振堅緒，藉此鐘鼓，煥爾文章。略取胡應麟意，（詩數云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錄漢魏晉南北朝樂府六十八首，唐絕九十八首，唐五代兩宋詞七十二首，元明散曲八十五首，都三百十九首，爲樂章選四卷。明古今之變，示新聲之基。拓跋籛過，不更其步。庶幾和聲鳴盛之績，造端燕羽清商之間。諸生誦詠一編，嗟歎永歌，樂茲晨夕。然後操觚協律，自識方音。澤調遺辭，豐其義采。是純諸雅俗，兼取言文，長短齊言，各如其體。此一編者，亦諸生之需，而樂苑所不可少也歟。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金陵廬前記於永安吉山。

樂章習題之一

二

之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

前以四卷本授習專諸生，明年北遷陪都，友輩見此選者，愈謂其精而要，不獨學樂者之所必讀

，亦足供文科學生習誦。因增訂爲六卷，冠以詩經楚辭，而錄明清兩代之民歌數篇。題曰：「樂

章習誦。」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翼野再記於北碚國立音樂館。

前六十卷，選錄八十八首，書正升兩宋間小十二首，元明清曲八十首，清三百十八

卷之譜古今八三卷，選錄古詞一賦，亦古人疏詞一變曲宋元曲曲一變曲，後漢魏晉南北朝樂

歌，後漢魏晉南北朝樂歌，重詩劉琨，蘇武蘇武，蘇武文章。劉琨詩歌，蘇武文章，蘇武文章

辭，以言樂，不樂歌，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文人不善唱，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蘇武

樂章習誦

附論詩樂示周生鑑冰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詩樂之教不同，故經解有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孔子教弟子學詩，曰：詩可以「興，觀，羣，怨，」語魯太師樂，則曰：「翕，純，敝，」釋。」「詩樂之爲教不同亦明矣。雖然；詩之興樂，固爲二事，不可遠離。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性於樂。」未嘗不有其次第也。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班固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劉勰文心雕龍謂：「詩爲樂心，聲爲樂禮。」又謂：「樂辭曰詩，詩聲曰歌。」是詩，歌，樂，舞，各有定義；欲習其離合之故，必也正名觀生。談屑，混詩樂一談，非古人意也。朱子有言：「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之志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以樂附詩者多，以詩附樂者少；自古如是，又不獨今日然也。馮班鈍吟新錄之論「樂章」者，曰：「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並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七者矣。」前謂卽今後之樂章亦無能外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人。

將天 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野有死麕

三首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桑土營安，其義而期。○謂其困雷，三獸於食。○此水惕惕，
無與士鄰。○靜女令，靜女歸也。○文士鄰心，不而歸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柏舟絲。來賁賁。來貽貽。來貽貽。

柏舟詩。邇來賈誼。來鳴野鶴。○幾千將道。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盬。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鷄之奔奔而無丑，不亟河海！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式或之入也 蠅螫 歐也 大無言也 不映命也

螭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濟於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春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民之無禮，猶於中區。漢之兩漢，實難其難；之漢之難，我之天只！不藉人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垂彼埤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復見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阻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戾止，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漸車，隰則有津。無乃之憂，言言。仲可歸也，人之言言，亦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昔仲子兮！無貳其德；無貳其德。豈難言之。其父曰。仲可歸也。滿足之言，亦何

異也。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豈難言之。其父曰。仲可歸也。父訓之言，亦何

誰謂河廣，曾無舟楫，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無舟楫，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伯兮

昔仲子兮。不日不月。曷其言得！豈難言之。日之夕矣。羊牛不語。昔仲子兮。昔仲子兮。

伯兮。伯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不日不月。豈無言沐。誰適爲容。日之夕矣。羊牛不語。昔仲子兮。昔仲子兮。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首心首疾。

焉得諍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焉得諍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詩經卷之十一

燕魯無草。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其雨其雨。杲杲其日。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自前君哀于役。其不知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前令朕令。其不知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估。雞棲於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荷無飢

渴！

將仲子。將仲子。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將仲子。將仲子。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拆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

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

言矣。畏也。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又爾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拆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

至于可畏也。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三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言其地之貧。

叔子曰。士有其言。士有其言。士有其言。

叔子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子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本論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澤兮

澤兮澤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澤兮澤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東門之墻，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其淅淅，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何不夷？

風雨其漙漙，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子衿，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邶我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邶我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邶我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邶我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陟
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東門之碩鼠。不爾思。于不將。嗚呼。東門之。不爾思。其室則。其入甚微。

其主則：其人甚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鬻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燿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